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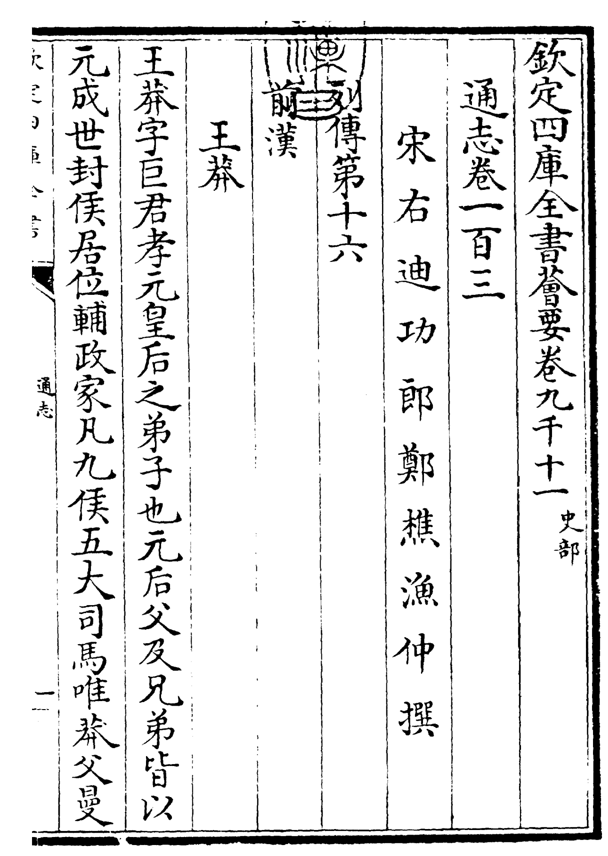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十一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三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十六

前漢

王莽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唯莽父曼

早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國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勅備又外交英俊内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黄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戸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中郎

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
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
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勑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
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
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説虛譽隆洽傾其
諸父敢為發激之行處之不慙恧莽兄永為諸曹早死
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
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嘆息馬光年小

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婦賔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甞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

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請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詔不許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

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十日一賜餐下詔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增莽封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車駕乘綠車從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
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傷孝道當伏顯
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以莽與太皇
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
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寃訟莽者以百數
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
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
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

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瘢創痕也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服虔曰瑑音衛蘇林曰劒鼻也師古曰瑑字本作彘從玉從彘後轉寫者訛也瑑自雕瑑字耳音篆也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

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為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禄互相舉太后拜莽為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太后所信莽白以舜為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后妃傳莽以大司徒

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
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
居位素所不説者莽皆傅致其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
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輙可其奏於是前將
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禄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
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
諸父内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乃復
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

賂為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衆庶至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

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召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

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寑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令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廂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莽亟起莽

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閎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乃下詔以光為太師益封萬戶與四輔之政舜為太保益封萬戶豐為少傅封廣陽侯食邑五千戶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邯為承音蒸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

嗣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

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悅衆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太后乃下詔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

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虚名説太后白言親
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矣太后宜且
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
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率
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非所以輔精
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等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
大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惟哀省察莽
又令太后下詔曰朕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

以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令誠未皇於輕靡而備味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金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

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液與掖同）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釆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巳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釆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朕之外家其勿釆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

戸下咸言欲得安漢公女以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佟音同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

則褎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還益地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

𢘽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崇奏之大𠦑謂宜恢
莽國令如周公建立莽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
之諸子之封皆如周公六子太后以崇奏視羣公羣公
方議其事會呂寛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
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
年奉太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世
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
賜帝舅衛寶寶弟元爵關内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

莽子宇非莽隔絶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寳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呉章及婦兄吕寛議其故章以為莽不可諌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説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寛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宇妻焉懐子繫獄須産子已殺之莽奏宇為吕寛等所詿誤流言惑衆惡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嘉之莽因誅滅衛氏窮治吕寛之獄連引郡國

焉妻名也

豪桀素非議已者内及敬武公主元帝女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内震焉大司馬護軍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辠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

天下覽觀風俗太保舜等奏言莽功德比伊尹周公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云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黄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戸黄金印赤韍此韍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

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戸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眂事邪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黄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皆止於

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
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為公也功
顯君戸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戸甚少矣忠
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
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眡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
可莽乃起眡事上書言宰衡以正百僚平海内為職而
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
大司馬印太后詔曰可韍如相國朕親臨授焉莽乃復

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黄門期門羽林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執教授十一人以

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者周公制度七年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輔翼陛下四年于兹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起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

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
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
盡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
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等三十
六人為列侯餘皆益戸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
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
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
亟加賞於安漢公莽遂上書深自辭讓請諸章下議者

皆寢勿上甄邯等白太后詔且聽許須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依六埶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以奏太后臨於前殿延登親策命之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瑒琫瑒珌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瑒音蕩琫布孔反珌音必句履句音劬履鳥頭飾也出履三寸其形岐頭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素積素裳也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彤赤色盧黑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鉞戚皆斧

屬甲冑一具（冑兜鍪）秬鬯二卣（秬鬯香酒也卣中尊也音攸又羊九反）圭瓚二（圭為勺末）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謂鑿殿基除為陛不使露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内之於霤下也）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傅籍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以楚王邸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禰廟及寢皆為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

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
陵直絶南山徑漢中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
同詐爲郡國造歌謡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
奏爲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
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
治明堂宣教化封列侯莽既文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
海外南懷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
持金帛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内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

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從地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

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横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莽又言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為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為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

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勑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絶而宣帝曽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悪其長大曰兄弟不得

相為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將立之以嗣孝平皇帝後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著直略反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以

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
臣引禮明堂記奏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
南面而立又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
登贊曰假王臣等依考傳記宜請安漢公居攝踐阼服
天子韍冕背斧依於戸牖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
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
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
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其朝見太

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

下非之莫敢先舉此宗室耻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稱述莽功謂宜豬崇宫室四牆崇社覆上棧下令如亳制辨音班社諸侯用永監戒且顧身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劾汙宫牆社之役於是莽大說白太后下詔以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

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竦之字也力戰鬬不如巧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汙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廐厨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莞功效

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孫匡為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龎恬傅幡等怨恭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恭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

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黄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奔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絶漢室今恭行天罰誅莽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阸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相與

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餘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距之以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司威陳崇使監軍上書言陛下心合寶龜豫知成敗臣崇伏讀詔書下曰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三年春

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奏太后請依周制封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從之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為號槐里以武為號翟義以虜為號羣臣復奏言太后宜進攝皇帝二子爵皆為公及兄子光宜封為列侯太后乃詔進莽子褒新侯安為新

舉公賞都侯臨為褒新公封光為衍功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徳日盛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議皆曰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今功顯君薨攝皇帝以聖徳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

顧其私親前太皇太后建厥元子俾侯新都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一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眡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莽子宇獲之字

也皆為莽所殺遂毋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為侯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訖於季冬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諸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千人官名屬車騎將軍扈姓雲名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

三七之阸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於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

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眡説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藏蘭臺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謹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

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視讀曰示即真之漸矣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刼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

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黄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童因自竄姓名凡爲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黄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古禪字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宫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於皇初祖考黄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

祐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之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制器以十二月朔癸酉改元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太皇太后

璽韍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辟君也封宇子六人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脩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於予躬詩不云乎侯服於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室賓於戲音嗚呼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毋廢

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隂鬲重丘凡户萬地方百里爲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大司

徒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後丞承陽侯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

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案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讀曰示）神焉餘皆拜為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勅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傅典致時雨青煒（音輝）登平考景以晷熒惑司悊

南嶽太傅典致時與赤熚頌音容平考聲以律太白司艾音乂西嶽國師典致時陽白熚象平考量以銍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元熚和平考星以漏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日德元厷古肱字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規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主司地理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

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名光祿勲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主乗輿服御物後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

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宫曰常樂室未央宫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冕各有差品又置司恭司從司明司聰司中大夫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

建爾司于五事毋隠尤毋將虛好惡不懲立于厥中於戲朂哉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謗之木敢諫之鼓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線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緦麻為男其女皆為任男以睦女以隆為號馬皆授印韍令諸侯立大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韍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謬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

又求黄帝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夏禹臯陶伊尹之後將祚厥祀以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奉黄帝後梁護為脩遠伯奉少昊後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為祈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為伊休侯奉堯後嬀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襃謀子奉臯陶後伊元為襃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為賔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為章平公亦為賔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

移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夏後遼西姒豐為章功侯亦為恪四代古宗宗祀於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就宣尼後褒成子孔鈞已前定焉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自黄帝至于濟南伯王伯王莽之高祖祖世氏姓有五矣黄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於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

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以新都侯東第為大禖歳時以祀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叙九族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為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别族理親焉封陳崇為統睦侯奉胡王後（追王陳胡公）田豐為世睦侯奉敬王後（追王陳敬仲）天下牧守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為男守為附城又

封舊恩戴崇金涉箕閎楊並等子皆為男遣騎都尉囂

等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郡橋畤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

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齊愍王伯王於

淮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莽之高祖名遂字伯紀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者以天下初定且祫

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祖為文祖廟欲法舜受終之事莽曰予

之皇祖始考虞帝受嬗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

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

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以禮立廟於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宂又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大麓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事深惟漢氏三七之阸思延劉氏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哀帝六年平帝五年居攝三年凡十四年赤世計盡終不可彊濟令皇天革漢而

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茸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敢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兹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顔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小大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是以禁剛卯及金刀也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

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是歲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快凡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為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拒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曰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於莒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

非快之妻子他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死問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天命深疾惡快以故輙伏厥辜其滿殷國戸萬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畆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奉罷民力以極欲壊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曽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闌謂遮闌之若牛馬闌圏也制於民臣顓斷其命

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畧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書曰予則孥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刼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

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女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人民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

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將
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
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
黄龍見於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
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為雄之屬其
文爾雅依託皆為作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
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
福應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於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

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黄支獻生犀事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梓潼縣莽改之成命於巴宕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興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音台文馬三台星也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元印八以茂陵石

書九以元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寖以顯著至於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爲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天復決以勉書哀章所作策命也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繢方領冠小冠立於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

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讓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懼然祗畏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亹亹在左右之不得從意為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

是乃改元定號與海内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懽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戸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

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
之下迄於四表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元菟樂浪高句
驪夫餘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
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
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五威將陳饒椎破之
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饒還拜為大將
軍封威德子冬靁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
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

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兇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禄去公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圉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女作五威中城將軍中德既成天下說符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荆楚女作五威前闗將軍

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阸北當燕趙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搥阸尉睦于後命堂威侯王奇曰肴黽之險東當鄭衛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挑難掌威于左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女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羌于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是歲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女莽收捕殺之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真定劉都等謀舉兵

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雹二年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為男初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義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畧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巳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

共賊殺校尉刁護劫掠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
奴又令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
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宫收繫男子即
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不道請論仲及陳良
等親屬當坐者奏可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罷吏卒為
賔食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
及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
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陵鄉侯劉曽扶恩侯劉貴等

更聚衆謀反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輿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早絶其萌牙故也臣愚以為漢高皇帝為新室賔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為體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諸侯者以戸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為吏者皆罷待除於家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塞狂狡之萌菻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明徳侯劉龔率禮

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
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
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
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絶之於漢也冬十二月雷更名匈
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背畔
四條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為元元害辠當夷滅命遣立
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
于知之身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狦累世忠孝

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𤝹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稽侯𤝹子孫十五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棽音心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

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以錢幣訖不行於是造寶貨五品百姓復不從但行大小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迺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爭為

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
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絶其原莽
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軍所班皆
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襃揚功德
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
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
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
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

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歆内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新室當分陜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黄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

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豊自殺尋隨方士人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迺流棻於幽州放尋於三危殛隆於羽山皆

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為人侈口蹷顄師古曰侈大也蹷短也顄頤也蹷音其月反顄音胡感反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師古曰嘶破聲也音先奚反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師古曰毛之彊曲者曰氂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氂音力之反字或作氋音義同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師古曰瞰謂遠視也音曲濫反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師古曰屏面即便面蓋扇之類也解在張敞傳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以初睦

侯姚恂為寧始將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並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為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

著武將軍逯並等填名都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為市侵漁百姓莽下書切責司監放縱自若而蘭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為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為順單于留邸太師王舜自莽簒位後病悸寖劇死莽以舜子延襲父爵為安新公延弟褎新侯匡為太師將軍永為新室輔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

夫以故大司徒馬宫為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輔京兆尹王嘉為保拂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為胥附博士李充為奔走諫大夫趙襄為先後中郎將廉丹為禦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為講春秋頴川滿昌為講詩長安國由為講易平陽唐昌為講書沛郡陳咸為講禮崔發為講樂祭酒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

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為寧始

將軍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

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止瀕河郡蝗生河決魏郡

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

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

氣出東南竟天厭難將軍陳歆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

皆孝單于咸子登所為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以視諸

蠻夷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軍孔永為大司馬侍中大

賛侯輔為寧始將軍恭每當出時必先掺索城中名曰横掺是月横掺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為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唯在尭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詩國十五抪音鋪徧九州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

之其以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侯有功諸公一同有衆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

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爲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脩義君更以爲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夫孔秉等與州部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於壽成朱鳥堂予數與羣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

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中郎區
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
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
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復追千載
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
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迺下書曰諸名食王
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初五威將帥出攺句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諷

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彊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佗心宜令州郡且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慰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説下書曰迺遣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誅滅虜知

分為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胷腹或紬其兩脅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馬捕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於漏刻此乃天地羣臣社稷宗廟祐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琁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

於上帝禋於六宗望秩於山川徧於羣神廵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予之受命即真到於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阸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塡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宫觀晋掌歲龜筴告從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廵狩具禮儀調度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内郡國十二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毋相須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為

心後又改心為信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絶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為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以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逯並為大司馬是時長安民聞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宅或頗徹之莽曰元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躔星紀在雒陽之都其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輙以名聞請其罪是歲烏孫大

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爲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義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慧星出二十餘日不見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天鳳

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糒（音備）乾肉內者行張坐臥所過毋得有所給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薅（火高反）以勸南偽（音訛）予之西巡必躬載銍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音弼今謂之連枷）每縣則粟以勸蓋藏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讙犯法輒以軍法從事羣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棄

羣臣聖顔悲哀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閡大服以安聖體恭乃下書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迺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蝕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逯並曰日蝕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韍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

以利苗男訢為大司馬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戊曹士收繫僕射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斫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國將哀

章頗不清莽為選置和叔勅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四月隕霜殺少木海瀕尤甚六月黄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雨雹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為

六尉郡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滎陽頴州南陽為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他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為五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音境）以男為之諸侯國閒田為黜陟增減云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郊衆縣曰六隊（音遂）粟米之內曰內郡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

有五郡九州之内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為惟
城諸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在賔服
是為惟屏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
為惟藩各以其方為稱總為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
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輙繫
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
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
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

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爲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緣邊大饑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

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饑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威為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為人奴婢迺禁吏民敢挾邊民者棄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馮茂將兵擊之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為

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大
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六司馬苗訢左遷司命以延德
侯陳茂為大司馬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
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
咸既和新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
者迺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辠繫獄欽
曰是欲以我為說於匈奴也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顓對
者濟南王咸為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為師使送登

屍勅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却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所鈔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好為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辠應敵從横單于不能詘遂致命而還入塞咸病死封其子為伯伏黯等皆為子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鋭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説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是時中

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秉權勢傳相舉奏又十一
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
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黒紛然守
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
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
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
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
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

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迺定邊郡亦略將盡邯鄲以北大雨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閎為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為寧始將軍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深

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効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焉災異之變各有云為天地動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諸吏散騎司祿大衛脩寧男遵諭予意焉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疋或帛一疋

予每念之未嘗不慼焉今阮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畧
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
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
以差增上至四輔而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葢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
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
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
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

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大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以什計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嶽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

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法保其災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内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為節諸侯辟任附城羣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是月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遣大司空王邑行視還奏狀羣臣上壽以為河圖所謂以土填水

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戊子晦日有蝕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大司馬陳茂以日蝕免武建伯嚴尤為大司馬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絶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門鳴者明當脩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疫疾死者

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巂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山險高深茂多敺衆遠居費以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十四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宜

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悟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為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音庭導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已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已校尉郭欽别將焉耆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帥還入塞莽拜欽為填外將軍封剿子小反胡

子何封為集胡男西域自此絶四年五月莽封保成師友祭酒唐林為建德侯故諫議祭酒紀逡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令各就國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禄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

之令每一筦下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衆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冤殺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兵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引

兵入海其衆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之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

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為荆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閒者國張六筦税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濶其租賦幾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詔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覈貪饕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

禁姦姦愈甚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藏薄冰二曰肅聖寶繼三曰德封昌圖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莽至是復其舊名貶爵改號賜謚為功崇繆伯以伯禮葬于故同穀城郡宗姊妨為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以絶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䁥惲責問妨{䁥音戴}并以責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

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左杖威節右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迺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以直道侯王涉為衛將軍涉者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為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以為曲陽非令稱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刁子都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略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

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嵗歴紀六嵗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黄帝皆僊上天張樂崑崙䖍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奏終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以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予其饗哉欲以誑燿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饑旱數年刁子都等黨

衆寖多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
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曅擊蠻夷若豆等太傅
犧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恭乃大
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為鋭
卒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
卿以下至郡縣黄綬皆保養軍馬多少各以秩為差又
博募有竒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
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

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輙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内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歙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彊立以為須卜善于後安公（善于匈奴之號後安公中國之號兩加之）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輙語中國此方

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槀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輿而立當代之出車城西横廐未發尤素有智畧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令上大司馬武建伯印韍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奏郡縣訾民

不實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衆庶皆詈之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竒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濵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

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莽聞之留霸在所新豐更其姓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盡歲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為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

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於天以正於理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黄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音羲内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應協於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

馬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率大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餔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迺解矣昔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臨國雒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為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

皆曰臨國雒陽為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閤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壬午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閤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閤閤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先後世褒主當登終南山所謂新

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
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錯手足惟
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
稼鮮耗百姓苦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
錯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
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内安中
國焉是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出

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廝赤自用土徳故以黄為寶以赤為廝乃賤漢行也其令郎從官皆衣絳望氣為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視讀如示能建萬世之基者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波音陂郎池之南惟玉食謂為玉兆之文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龜而墨食也

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
立載行視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
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崔發張邯說莽曰
德盛者文縟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内且令萬世之後無
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算及
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壞徹城西苑中建
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
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

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黄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云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

適求等馬適姓求名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桀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自莽為不順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以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僰未絶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令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姦是

歳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枚直一兩品並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没入官為奴婢太傅平晏死以子虞唐尊為太傅尊曰國虚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褏乘牝馬柴車藉藁瓦器又以歴遺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汚染其衣恭聞而説之下詔申勑公卿思與厥齊封尊為平化侯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緑林號曰下江

兵衆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墊為池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更置牧監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為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臨喜以為所謀且成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

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恭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恭欲祕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驃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韍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為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為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為太子

有烈風之變輙順符命立為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祐天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謚謚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㗖起㗖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為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瞱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為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章視羣公皆曰安友于兄弟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以

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為功脩公匡為功建公睦為睦脩任捷為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當為漢輔因為焉作讖書言文帝發怒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

江湖有盜自稱楚王姓爲劉氏萬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遣太師犧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

萬數欲以擊匈奴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没入官為奴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瑣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妻愁苦死者什六七孫憙景尚曹放等擊賊不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莽以王況讖言荆楚當興李氏為輔欲厭之迺拜侍中掌牧大夫李棽為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説瓜田儀莽以為中郎使出儀儀文降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冢祠室謚曰瓜

寧殤男幾以招來其餘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者亦釋除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宫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又感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劒四面提音弟擲也擊斧壞屋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

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或言黄帝時建華蓋以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載以祕機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黄衣幘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輀車非僊物也是歲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説經博以八投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室宣典星歷候氣變以

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偽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説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初四

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亶音但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鬭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莽終不諭其故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爲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爲罔誣因下書切責七公令嚴勑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饑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

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為約赤糜眉也古字通用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讓況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辠乏興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

不輙督責遂至延曼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或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閒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

亡以威視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
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
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
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
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
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為發代遣使者賜況璽
書使者至見況因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為師尉
大夫況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

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為龍文衣著角長三尺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為邯音胡敢反淡里附城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駁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為名迺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

云寒民舍居橋下疑以火自燎爲此災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黄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絶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戒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令東方嵗荒民饑道路不通東嶽太師亟科條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之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爲長存館霸橋爲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羲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遣東嶽太師特進褒新侯王匡開東方諸倉振貸貧之

與更始將軍廉丹俱東祖都門外天大雨霑衣止長老嘆曰是為泣軍太師更始合將鋭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煑草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莽於是開天下山澤之防令民取采取山澤之物勿出税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莽所作歷名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衆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

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荆州
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至華陰迺出乘傳到
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
紲韓盧而責之獲也夏蝗從東方來蜚蔽天至長安入
未央宮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莽以天下穀貴
欲厭之為太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
數十萬人迺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盗
其稟饑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黄門王業領長安市

買賤取於民民甚惡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飰肉羮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是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别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符節付匡曰

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鬬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奔賊皆戰死

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為狂刃所害嗚呼哀哉賜謚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為將破殺蚩尤今臣居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大司馬董忠

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廏亡其黄鉞尋士房揚素狂直迺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迺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帥舂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

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羣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為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衆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邪莽亦心怪以問羣臣

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黄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饑寒羣盜犬羊相聚不知為之耳莽大説羣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説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為帝改年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迺染其鬚髮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為皇

后聘黄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恭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韍執弓韣封皇后父諶為和平侯拜為寧始將軍諶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迺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其夕轂風迅疾從東北來辛丑巽之宫日也巽為風為順后誼明母道得温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兹

介福于其王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諸欲依廢漢
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豐茂庶草蕃殖
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恭日與方士涿郡昭君
等於後宫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
氏春陵侯羣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
衆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
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輿洎南徼虜若豆孟遷不用
此書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為上公食邑萬戶賜寳貨

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壽良卒正王閎揚州牧李聖亟進所部州郡兵凡三十萬迫措讀與笮同音莊客反青徐盜賊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左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衆迫措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賊靡碎此迺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

百萬之師征代剿絶之矣遣七公斡士隗鄖等七十五人分下赦令曉諭云鄖等既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别攻潁川下昆陽郾定陵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顓封爵政決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遣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

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曰歸師勿遏圍城為之闕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

將萬餘人行陳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自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天風蜚瓦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謼虎豹股栗士卒奔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並起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皇帝莽乃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視羣臣命明學男張邯稱説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

興恭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
言劉伯升翟義為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
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
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
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為涉言星孛埽宫室劉氏
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
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
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因為

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耆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刼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者歆長子也為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迺可忠以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邯邯欲

告之七月伋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肆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䡾惲責問皆服中黄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劒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黄門持劒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告郎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莽欲以厭凶使虎賁以斬馬劒挫忠盛以竹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

司馬官屬吏士為忠所詿誤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尺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殺莽以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内潰故隱其誅伊休侯疊又以素謹歆訖不告但免侍中中郎將更為中散大夫後日殿中鉤盾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迺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内畔左右亡所信不能

復遠念郡國欲誶邑與計議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大衆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恖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我年老毋適子欲傳邑以天下勅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為大司馬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同說侯林為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啗鰒音雹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亶為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洿色

其周垣號將軍曰歲宿中水為助將軍右庚刻木校尉
前丙燿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
此屬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
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以兄子隗囂為大將軍攻殺
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并其衆移書郡縣數莽罪
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時
析宰將兵數千屯鄡亭備武關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
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衆曄自稱輔漢左將軍

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迺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為設飱粥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即以除郎至五

千餘人瞢憚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時省中黄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黄門鈎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毋鬬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閿鄉南出棗街作姑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

史熊王況詰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三虎郭欽陳翬成重收散卒保京師倉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渡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等追奔逐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大姓櫟陽申碭下邽王大皆率衆隨憲屬縣犛嚴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

汝臣盩厔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衆皆數千人假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為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内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椁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

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為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䠶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會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闥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黄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輙隨之宫人婦女謕謼曰當

奈何時莽紺袀服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栻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

譸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共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𠁊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晡時衆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吴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見吴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閒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數十萬皆屬

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輙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竊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死仁將其衆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劒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為漢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皆封為侯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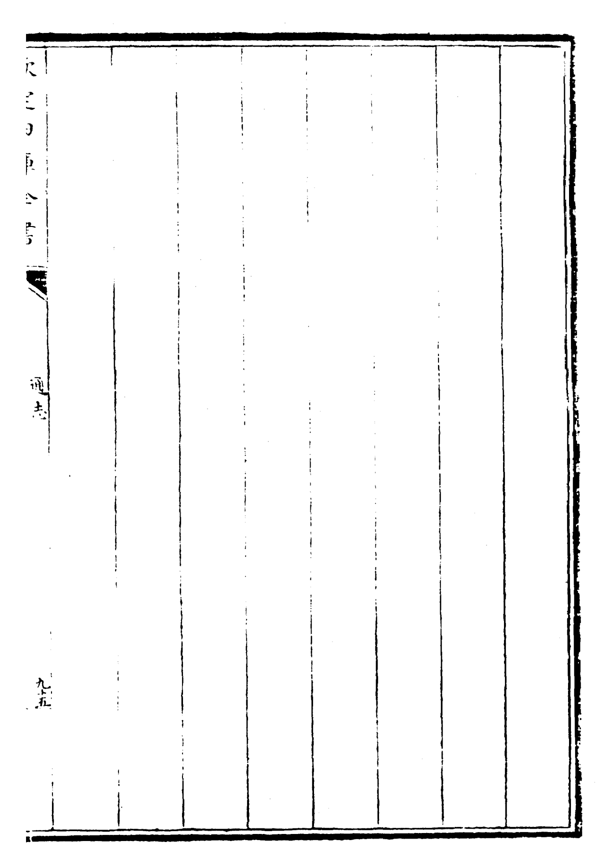
師王匡國將哀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昆
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為稱說王莽
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聞故漢鍾武
侯劉聖聚衆汝南稱尊號尤茂降之以尤為大司馬茂
為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
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為詩建至發降之後復稱說建
令丞相劉賜斬發以徇史諶王延王林王吳趙閎亦降
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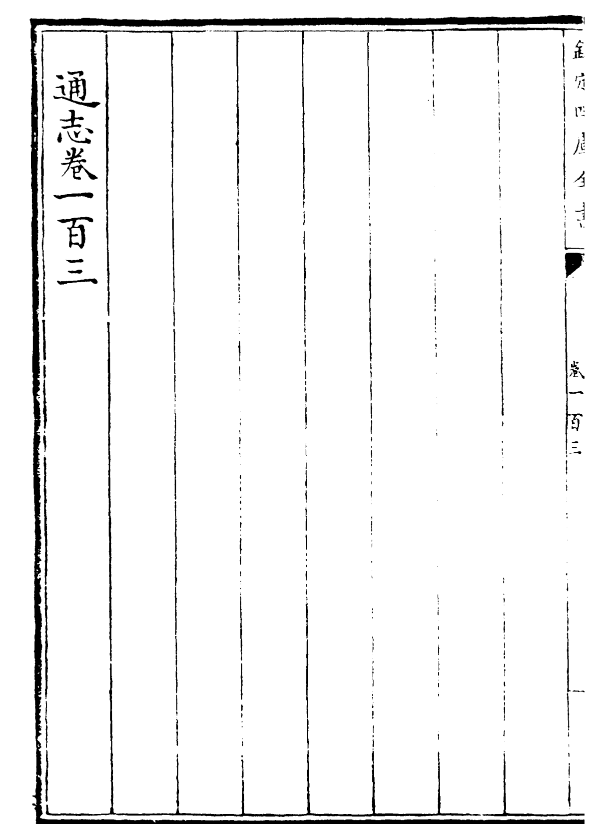
揚言三輔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馳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府藏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案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衆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饑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為虛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唯霸陵杜

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乂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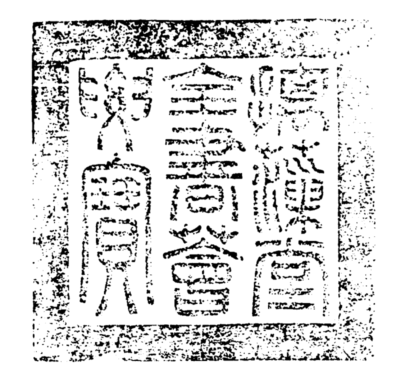
班氏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攝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埶險於桀紂而莽晏

然自以黄虞復出也廼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䁥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枯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絶氣非命之運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通志卷一百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陸恩綬